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七回 須彌山迦葉尋蓮 興林國賈后受病

話說迦葉準備了一切，帶了五十名從人，各個乘著駱駝，馬上出發，取道向須彌山而來。一路上不是廣漠砂磧，便是幽壑深林，十分不易行走。日間趕路，夜間就在曠野搭了篷帳休息。常常數十里之內，不見人煙羊犬，就是水草也不易得到，幸而駱駝能耐得饑渴，否則就更感困難哩！

如此曉行夜宿，一連半月有餘，方才看得清須彌山各峰的雪頂。你道為何峰峰都是雪頂？原來須彌的山峰，高可接天，上面的氣候實在寒冷不過，就在盛暑之時，也比了平地的冬天要冷上兩倍。故冬令下了雪，積將起來，永遠沒有融化的機會，因此山頂就成了一白無垠，遠遠地望上去，好像有許多白頭老人，參差並立著一般，別是一種奇觀。

這一隊人既然近了須彌山，一個個都非常歡喜，進行也更是迅速。如此不止一日，已到了須彌山的北麓。可是在團近十里之內，卻找不到一個部落，卻又不知道三五十個高峰之中，哪一座是雪蓮峰，真弄得信都沒有問處。天色又是不早，勢難走，於是迦葉帶著這一隊從人，揀了個僻靜所在，搭下篷帳，權且歇宿一宵，預備到了第二天再行設法尋訪。

大家飽餐一頓，各就篷帳休息。迦葉有事在心，兀自不能入睡，翻來覆去，好生不自在。於是便披了一件長毛大氅，佩了一口長劍，獨自走出帳外，觀賞這須彌山下的夜景。

他一個人走到樹林邊，只覺得月暗風高，刺人肌骨。舉目遠望，只見黑黝的長林，在昏沉的月光中搖擺，反是山頂上面，積雪被月光一映，發出耀耀的銀光，極為燦爛。迦葉挨著一峰一峰地去看，甚覺有興。看到居中一峰上，忽覺得光彩有異，心上就是一動，暗忖：「這一座峰莫非就是雪蓮峰！那異光莫非就是我們欲採的蓮花吧？」

他懷了此念，便聚精會神地觀看，果見有一朵鉢盂大的白蓮，亭亭地立在積雪裡面，奇光果就從蓮花上射出。這一喜非同小可，一口氣奔回篷帳中，喚醒了一班從人，領著一同出帳觀看。那些人都是俗眼凡夫，何曾見過這種奇珍？故一見之下，都歡喜得手舞足蹈，不知不覺地脫口歡呼起來。只大家這麼一陣歡呼之下，就驚動了那蓮花，竟漸漸地隱到雪中去了。

迦葉才知此物果然是聞聲而隱的。當下大家只好回帳安睡，預備第二天再看他一個清楚。

不料它再不出來，一連三五夜不見影響。迦葉知道等也無益，好得今番是奉命來探有無的，如今既有了著落，又大家都看見的，也可以復得命了，於是整隊由原路回去。

如此一來一往，前後共歷三個多月。不料回到興林國都，卻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，迦葉著實驚駭！原來妙莊王后，寶德國母，竟在一月之前逝世，此時舉國都哀痛異常。迦葉屈指一計籌，國母辭世的日子，正是自己在須彌山前發現寶蓮的時候，暗中不覺有些奇怪，以為如此湊巧，這裡邊定有什麼因緣，絕非偶然之事。

當下他安頓好了從人，便逕自入朝復命，把沿途險阻以及發現雪中寶蓮的詳細情形，從頭說了一遍。妙莊王在王后新喪之時，心中沉悶不樂，如今聽說雪蓮有了著落，更增了許多驚悔，勉強向迦葉慰勞了一番，竟悒悒回宮。

論情理，雪蓮有了著落，正是一件很可喜的事，他正該喜悅，為何反而驚悔呢？他驚些什麼，悔些什麼呢？

原來，他驚的是世間果有這一朵蓮花，樓那富律的話並非虛假，足見他是個高人；悔的是不該一時糊塗，非但不信樓那富律的金玉良言，反而將他幽囚受苦，終於被他脫身逃跑了。要不然，非但雪蓮可以求到，就是其餘的事，也不難靠他指點而解決。如今一切都沒有希望，叫他如何不驚悔呢？

慢來！那位樓那富律不是僅予軟禁，還優於款待，以待迦葉的回報麼？怎麼說是幽囚受苦與脫身逃遁呢？這裡邊卻另有一個原因，待我慢慢講來。

原來，自從迦葉動身之後，樓那富律在初本來軟禁在一個花園裡，行動很是自由，一切供應也很周到，只不放他走出園門罷了。

隔了沒有幾天，那位寶德后忽然生起病來。起初不過感到精神欠缺，終日沉睡，但是喊醒了時，卻也清清楚楚，並沒有什麼病狀，只是不喜和人談話，一不談話，立刻就睡去。妙莊王向她問時，也說沒有什麼痛苦。

妙莊王不免有些奇怪，為了謹慎起見，即召御醫替她診治。那御醫診察之下，連連搖頭，說是「六脈全無，不知何病，無從下藥」。妙莊王聽了，怎不著急？一連召了好幾個醫生，卻都是一般說法，大家束手無策。

妙莊王急召眾大臣商議此事，阿那羅奏道：「前天那個樓那富律，他不是說過在多寶山採藥研醫的話麼？我看此人倒有點來歷，也許有奇才異能。現軟禁在廢園之中，何不將他喚來一問？或者他倒會得治此奇病。」

妙莊王也很以為然，即命人去將樓那富律喚到，問起此病，他說要診了脈再講。於是便命內侍帶去診了寶德后，經過了約有半個時辰，方才回到外面。

妙莊王一見，急問：「如何，如何？你可會醫得此病？」

樓那富律搖著頭答道：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六脈全無，這就是魂升魄降之兆。草民在初按的時候，也當是六脈全絕，但照例就不會生存著，很覺奇怪！後來仔細一按，卻原來六脈還有游絲般的一縷，隱伏著若斷若續，所以還不至於馬上就昇天。可是神魄已經離了軀體，至多不過七天的壽命。這大概是前孽未滿，還要受幾天牀席之災，才得咽氣哩！」

妙莊王聽了，心上好似油煎的一般，含著兩眶眼淚說道：「你且莫講這些無益之話。我只問你，此病畢竟何從而起？現在可有什麼醫治的方法？快快說來，好救王后的性命。」

樓那富律搖頭歎息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若要醫此病，除非佛祖家中藥，老君爐內丹，或者可以重生魂魄，得慶重生。若要靠凡間的醫藥，卻是無能為力的了。我王不必再存著萬一的希望，還是快些替她預備後事吧！」

至於此病的起因，卻非三天兩天之事，說來很長，待草民從頭說來。人生入世，到了智識開時，就有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七情感於內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賊誘於外，把一片混然凝聚的精氣神，擾亂得分崩離析，不能相取。故人生短如一場春夢，上壽也不過百年，到得精氣神完全散失時，就不免長眠不起。

況且國母生長富貴，在表面上看來，自然條件都比常人好。可是這七情六賊的侵襲，也比了常人來得凶；精氣神的崩離，也格外來得快。平日間妄自殺生，以充口腹，造下許多惡業，才有這許多日子的牀席之災，只待業滿，便自然咽氣了。若問這個病名，就叫做七情六欲之症，是無藥可救的。」

妙莊王聽了樓那富律這一番言辭，不覺大怒道：「你不會治此奇症，倒也罷了。如何卻編造出此等話來，自掩庸陋、侮辱國母，還當了得？左右，與我將這厲口的賊，綁去斬了，看他還敢胡說！」

當下兩旁武士一聲答應，便過來七手八腳地將樓那富律五花大綁，捆個結實，簇擁著向殿外走。劊子手已亮出晶光耀目、寒氣逼人的鋼刀，只待行刑。樓那富律的性命，正在千鈞一髮之時，殿上忽閃出一個人，在妙莊王前替他乞免。正是：

良言招禍至，險上斷頭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